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九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韶

劉漢弼

徐元杰

王萬

徐霖

王邁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第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

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  
遠言甚懇到通判泉州改知道州紹定四年行都災詔  
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端平二  
年連遷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  
之裔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  
之王途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途於要藩易嵩之於  
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詔率同列一再劾  
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  
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  
免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陛下初不加怒猶曰清叟

獨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  
復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  
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  
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  
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儉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疏曰了翁刻志  
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願亟召還處以台  
輔又劾奏宦寺陳洵益竊弄威權宜與外祠女冠吳知  
古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不許  
歷起居舍人復疏論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

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君憂國之心  
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爲朕  
留退復累疏勾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  
熙中兩召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又辭皆不許改禮部侍  
郎又辭詔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  
濟邸宮媼國本詔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  
從其夫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  
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  
嵩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不語毒當是時杜範亦

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詔兼侍講及兼史職皆  
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  
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  
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  
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  
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  
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旣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  
慶宮五年被召再辭詔本州勸勉赴闕連遷權禮部尚  
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竝進時望天  
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

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  
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  
安危反覆手爾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侍讀不拜詔  
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  
章瑛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  
落職予祠部同從官抗疏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  
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詔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瑛  
昂英他有所論列竝罷言職詔復上疏留之七年詔十  
上疏勾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  
繇中書舍人趙汝騰并疏留詔內祠未報詔陞辭疏甚

剴切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卽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  
詔趣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  
舊職奉內祠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  
仍奉祠玉隆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詔忠厚純實平粹  
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第進士歷官侍御史  
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  
爲校書郎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時務理宗以  
其純實不欺親擢言職漢弼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  
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



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  
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漢弼由是  
去國旣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  
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  
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  
無宰相之朝願聽史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  
乃命范鍾杜範竝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  
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海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  
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  
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未幾卒太學生蔡

德潤等百七十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  
弔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贈四官諡曰忠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喜門人  
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嘉熙二年  
爲校書郎奏右轄乂虛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  
及立太子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民訟以理化誨輸  
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免喪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拜將作監時天乂不雨轉對極論修省之實丞相史  
嵩之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閤力爭元杰時適輪  
對言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  
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  
誰實無之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經筵復申前議未幾夜  
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  
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  
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  
數十書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五年六月朔以暴疾  
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  
卒元杰未死日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  
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帝

震悼亟遣中使問狀太學諸生伏闕懇其中毒謂昔小  
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  
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  
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訟寃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  
安府選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鞠治獄迄無成帝悼  
念不已賜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謚忠愍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初歷國子學錄明年添  
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知其人豪咨問旁午鄭

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  
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  
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  
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累數萬言其  
他所敷陳往往類此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  
屯田郎中差知台州郡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連遷  
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  
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  
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  
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然當

特論相之事已決䟽入遷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寓  
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  
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叅議官皆力  
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蒿之罷  
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  
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  
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  
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  
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  
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

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年十三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擢祕書省正字會日食應詔上封事曰宮闈之私懼未屏瑣闥之姦表未辨臺臣之計賊不決精禋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

改合入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  
君父今爲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  
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卽有取則自蹈於垢汙  
矣八年添差通判信州皆力辭尋令守臣勉諭之以宣  
教郎主管雲臺觀霖廼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  
累辭不許兼史職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言  
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  
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  
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幾一月而政舉以言去士民遮  
道不得行及瞑始由徑以出最後知汀州卒度宗賜祭



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王邁字實之僊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觀察推官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摘其繆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劾免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澆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聞而善

之遇又上封事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益  
堯政輪對又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邁由疎遠進  
空臆無隱理宗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  
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  
言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  
見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獲絕攸燔尊寵綱淪法  
數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  
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  
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  
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

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  
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  
惜不卽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  
亢旱詔求言邁知邵武軍驛奏七事以徹龍翔宮立濟  
王後爲先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祕閣  
廣東提刑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了祠卒  
贈司農少卿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  
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

望世服其公云

論曰史嵩之作相大紊朝綱及居喪奪情終喪觀召尤玷士節當時臺諫侍從若李韶王萬劉漢弼徐元杰各深排力阻至於徐霖王邁特疎遠臣亦先後有言斯可徵公議矣夫迕風之木未有不先蹶者也韶雖被眷不大用餘皆顛頓弗偶而漢弼元杰竟坐是死易曰王明並受其福理宗之弗明也夫何福之有

徐鹿卿

趙逢龍

孫夢觀

楊大異

黃縉

冷應澂

胡頴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南安軍學

教授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屢病之鹿卿撫恤  
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  
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  
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  
事尤切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州辟宰南安德秀尋帥閩  
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最聞令赴都堂審察  
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  
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理  
宗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督書三府會右史方  
人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

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治行大孚田  
里歌誦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  
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  
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  
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  
轉運判官歲大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糴  
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兼領太平  
仍暫提舉茶鹽事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  
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鰥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  
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

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  
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大家不  
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  
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終  
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  
人劾罷之後累擢皆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  
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繫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  
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  
入對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歷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  
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勾祠遷右文殿修

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勾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  
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  
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  
史院兼侍講兼權給事中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寢多有  
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  
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  
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欲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  
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  
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贈四官鹿卿居家  
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



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手編唐文類文苑菁華諸書論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  
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  
建常平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  
常奉外一介不取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奏疏  
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  
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  
禮常謂師門庠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  
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

好名敗歷日又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  
龍笑曰吾憂乎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武學諭輪對  
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  
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  
管崇道觀召遷至太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  
嘉興府仍舊班兼百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  
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疎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  
不肯草制者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  
知寧國府戶部遣官督賦急闔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

官以去母寧病民以留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  
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  
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  
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遷太府  
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入上章辭免  
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與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  
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卽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  
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  
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力求補外以集英  
殿修撰知建寧府俄而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市悼甚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  
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楊大異字同伯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  
親亡泣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于朝  
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  
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累遷吉州戶曹改廣  
西經幹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嘉熙二年元  
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黼敗死大異被創  
死復蘇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負以逃獲免進朝奉  
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涿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迂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庾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兼漕庾二司未六十卽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在李芾傳

黃雷字子耕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舉太學進士歷

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營乃不樂間行西湖  
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  
情味何邪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  
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  
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冷應澂字公定分寧人第進士調廬陵主簿已著廉能  
聲歷知德慶府奏罷抑配鹽法及乞用楮券折銀綱等  
五事以紓民力理宗詔升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  
行其說最聞加直祕閣旋召爲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  
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

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務劇應激分時以理不擾  
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  
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恩安得清談誤世陶士行下  
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  
卒後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卽笞杖亦審慎至其  
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爲奪卒于家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幼秀警超范兄弟其諸舅也以穎  
已每加賞鑒中童子科復從兄顯學弓馬母曰汝家世  
儒業毋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精春秋紹定三年趙范  
討李全檄穎入幕全敗遣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

進士第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卽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者皆信奉之穎檄僧舁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恠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穎博學強記援筆十言立就正直剛果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在浙西榮王府有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他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穎測意在浙獄



答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顯拳力絕人趙方在襄陽每出師必命顯及子葵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勍敵以功至檢校太尉論曰仕至於侍從方州亦達矣徐鹿卿趙逢龍孫夢觀咸勵廉尚敝廬蔬食如饗人非孟軻所謂富貴不淫大丈夫歟楊大異蹈白刃恬榮進黃齏治先教化振賢者之後冷應澂師陶卞有志事功胡穎不爲天子戚屬穰祖宗法並負時名不虛哉

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著

孟珙

余玠

杜子燕

王登

王震

楊揆

張孝

孟珙字璞玉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

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

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

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擄援棗陽臨陣嘗父

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

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副尉累功授承信郎丁

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并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

理宗卽位特授忠翊郎歷京四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

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

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

衆乃帖然紹定中歷京西立馬鈴轄棗陽軍駐劄仍總

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倂蓋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

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

瑗相倚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

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

夜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乃授江陵府副都

制金人犯呂堰珙亟命軍追擊悉棄輜重走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金人不疑爲宋軍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

邀截西路砦火燭天殺僂小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  
軍所得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  
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公樊文彬詰旦奪岵山  
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口而仙衆果登山及半  
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杪藉厓谷山爲之顛殺  
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人夜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冒雨  
至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  
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一軍又敗仙與五六  
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  
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道宣撫  
緘約共攻蔡制置

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玠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直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倂蓋遺兔花忒沒荷過出阿魯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倂蓋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玠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命諸將拔柴潭棲俘其將士五百人蔡人恃潭爲固玠決之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玠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

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已酉珙帥師競登大戰城上降北丞相烏古倫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僞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卽取寶玉宣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僞酋分守緒骨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丞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

銳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  
密院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駐劄黃州朝辭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  
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  
和賜資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元兵攻蘄州  
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楊祖  
郢守喬士安皆委郢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  
沿江淮西遣將衆謂無蹠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  
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  
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



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靳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卒全其城二年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叅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三年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前後遣將盡復諸州郡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饌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

聞珙奏曰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  
加經略如護元氣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  
軍以襄郢歸順人諜爲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  
先施黔以透湖湘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珙弟  
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響聲援元兵自隨闕江珙密  
遣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奔  
走帥師入蜀號八十萬以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  
防遏元兵度萬州湖灘施襲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  
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  
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理砦劉義捷于巴東縣

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  
進封子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  
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  
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  
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  
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沿邊經戰之士號  
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  
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老稚人馬來降剌飛鶻軍攻  
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黎守閫師古言大理  
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

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上屯田始末與所減筭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是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

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禱吾虛  
不往則誰實裨惠識者是之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  
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洳有繚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  
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  
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  
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  
一隨其高下爲堰蓋卽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身鎮江陵而兄璟帥  
水軍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珙奏襄陽

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  
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  
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  
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  
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  
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沐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  
致仕九月卒于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  
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賻銀絹各千三贈  
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在軍中與參佐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慙謁士遊

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以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以功補進義副尉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貴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爲麤人斥爲噍類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有所

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理宗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至淳祐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遠民咸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



用蜀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播州冉氏兄弟  
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堅不起聞玠  
賢詣府上謁刺入卽出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  
之若素有居數月請見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  
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  
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吾固疑先  
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諸衆密  
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  
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未以任之命一府

譴然以爲不可玠怒曰事之不成乃玠之責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蠶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

大帥虜分少不嫌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  
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  
成代領其衆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  
稍以法誅之玠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  
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遣都統金某往代  
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  
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  
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戒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  
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  
竟齟齬不樂寶祐初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

或謂仰藥死蜀人悲慕如失公母玠自入蜀累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特贈五官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

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  
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以父諱任歷官監崇明鎮與總領  
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  
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  
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餉金幣  
悉封貯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  
者治命與二子曰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  
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  
違不可以訓然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識者

韓之歷知安豐元兵連歲圍城杲皆戰却之擢將作監  
賜御書慰諭淮西擇帥遂以杲安撫兼廬州進太府卿  
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請老不許權刑  
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  
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  
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  
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  
慶和無爲三郡累遷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進徽猷閣  
奉祠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  
贈開府杲淹貫多能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

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  
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果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  
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  
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歷司農丞知和州尋兼淮西  
提點刑獄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  
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  
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元兵戰於白沙城升華文閣  
開慶中累遷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出孟珙幕府父

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史曰  
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第淳祐進士至將作監  
丞丁內艱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具書幣禮之登方  
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淵曰事亟矣奈何  
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躍曰景宋在此登曰用兵  
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釋一人爲  
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登誓衆竟立奇功於沮  
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勝惜相見晚  
也俾叅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叅  
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余思忠



徐制幾讒於先祖出登屯郢州後思忠之黨在幕中又  
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略不能施開慶初提兵援蜀約  
日合戰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  
至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  
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王寔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  
寔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興嘉定四年中絕倫  
異等授承節郎歷浙西副都監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  
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  
行寔慨然曰以豈臣子辭難之月既至以帥憲之命董

三戰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  
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  
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  
軍馬諸道兵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  
帥薦之理宗召試爲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  
曰規撫曰機會規撫旣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  
力尚壯願效前驅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尋差知安豐  
軍臣僚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職事  
修舉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民奔遁相屬于道以霆知  
光州軍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整飭

戰守之具大戰丁謝令橋光人遂安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累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一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卽有齊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盍少需之乃授帶行左

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震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危堂奧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不報卒有玉溪集行于世

楊揆字純父臨川人出杜杲幕府以奇策解安豐圍補七官揆乃肄習騎射夜以青布藉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爲動色因歎曰信堯蓋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

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  
三官無何得心疾調潭州節度推官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  
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奪舟達郢州兵亂奔  
沙洋趨藕池聞慶初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  
涉惟孝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  
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其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  
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宣撫姚  
希得羅致之宴於宣樓蜚英酒酣曰天下如此將安歸

平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踰旬  
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希得  
大喜請所統姓名對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  
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  
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  
文德招之不就物色之不可得後不知所終

論曰孟珙出將家通儒術豈龕材者倫其總戎重與蒙  
古共滅完顏氏一洗先世之恥功在宗廟余玠杜杲皆  
良帥王登王霆楊揆張惟孝皆奇士然揆厄於疾疢命  
也玠等不獲伸其志盡其才誰之過乎

程秘

梁成大

李知孝

李大同

程秘字懷古休寧人光宗末登進士第歷事寧宗理宗累官禮部尚書兼史職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新安郡侯最後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遷至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贈特進少師秘十歲詠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秘舉家大驚秘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覘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秘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

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秘受之不辭歸視之其  
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其政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恥作  
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  
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所爲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  
宗正寺簿寶慶初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  
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櫟  
流矣數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縱追竄人猶以  
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  
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旣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爲己甚遂止  
鑄三秩明年又奏楊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  
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累遷權刑部侍郎帝一夕降  
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  
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鑄  
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鑄秩徙  
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嶮巇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賔  
至則導之使觀尤嗜豪奪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  
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知孝字孝章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爲右丞相府

主管文字不以爲恥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沾激之意多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蓋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鑄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毀除名勒停羈管象州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騰牒示導信邪說黃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旣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爲高致以共命爲常流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罷郡累遷工部尚書兼侍讀進兵部理宗親政

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與祠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鐫秩罷祠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鐫秩徙瑞州知孝苟於仕進侵欲斂積不知紀極世指知孝梁成大莫澤爲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祕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累遷殿中侍御史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大同以相臣喬行簡鄉曲之舊躡致貴顯王邁真德秀魏了翁嘗爲所論云

論曰宣尼有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觀程秘李大同第錄錄梁成大李知孝與莫澤號三凶顧皆躡華階享不貲之祿夷考其故則或以史彌遠廢立預其謀也或以彌遠假手斥異已也或以喬行簡鄉曲所昵也是謂以道乎否耶秘與大同獲保富貴以沒殆有天幸成大等不免竄死爲天下俟世之士大夫何樂於爲小人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